



(法成法师译)：无有恐怖：

(玄奘大师译)：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：

通达了般若空性，则可断除自相续中患得患失的种种分别念之障碍；如果障碍断除，则依靠障碍所产生的恐怖就不会存在。

从广义而言，三界轮回中的恐怖是不可言说的，人有人的恐怖，天有天人的恐怖，地狱众生有地狱众生的痛苦……凡夫时时处处无不处于恐怖之中——没有得到的，唯恐得不到；已经得到的，又害怕失去。即使是正在修行的初学菩萨，也不能脱离恐怖的侵害。

虽然恐怖的大小、类别不一，但按照汉地古大德的一些讲义来解释，此处的“恐怖”，包括五种恐怖：一、不活恐怖：为了衣食住行而终日奔波忙碌，时时为生活而忧心忡忡、瞻前顾后的恐怖；二、恶名恐怖：唯恐无辜遭人毁谤，空落骂名、遭人非议的恐怖；三、死亡恐怖：留恋娑婆世界，贪生怕死的恐怖；四、恶道恐怖：畏惧三恶道之剧苦的恐怖；五、大众威德恐怖：因害怕出现过失而畏缩不前、退避三舍，不敢勇挑重担的恐怖。

大凡有恐怖者，必定心存得失，这种得失心，就是因我执而引起的。当众生陷于我执网中时，一切的实相都变得模糊不清，轮回的无奈悲剧，便将生生不息的紧随我们，始终难有出头之日。

如果能了达万法皆空，就是心无罣碍之人。这种人深深懂得：世间的一切变化，都只不过是一场终须谢幕的戏，三千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，也只不过是这个梦幻舞台的临时角色，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都可以放下，无论天气晴朗阴冷，家境富裕贫困，别人赞叹诋毁，都是镜花水月，又何必作茧自缚呢？既然一切都是一场戏，又何必太在意情节的起伏跌宕呢？如果心中了无罣碍，就完全摆脱了一切是非对错，心中必定安然自在、随遇而安，没有得失的不安与恐惧，没有是非的焦虑或迷惑，没有高下的惊忧与惶恐，这样的人，已经完全从恐惧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他的生命，已不再是痛苦的囚笼、恐怖的监狱，而成为无尽的幸福与喜悦。

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关键在于修心。如果没有学以致用，知道一些字面上的空性，便整天鹦鹉学舌、拾人牙慧，高谈什么“一切都是空的”，却没有进行实际的修持，没有任何真实的感悟与体会，只是言空而不行空，就不可能获得解脱。

当然，《心经》的加持力也是不可思议的，作为凡夫，即使不能真正通达《心经》的奥义，但如果能经常依靠《心经》，则即便在实际生活中，也能遣除很多违缘、痛苦和恐怖。三界众生各种各样的恐怖都来自于身心的诸种痛苦，现在我们就攀附于龙猛菩萨《中论——观苦品》中所展示的般若智慧，用自己的理智去一探痛苦的究竟。

《中论——观苦品》

外道及内道的有实宗认为痛苦实有，他们以自作等四边建立痛苦的存在。入宗派者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世间人。世间人时常见到亲友叫苦连天，自己也不断感受身苦和意苦，

对于他们来讲还有什么比痛苦更真实呢？他们说：“你们佛教徒一再说万法皆空，其实这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，你们也空不了，学佛的人也很苦。虽然你们说出了家、学了佛后一切很快乐，但我们感觉并不是这样，其实你们心里也很苦，跟我们没什么差别。”这些被实执束缚的众生很难认同空性。

《中观四百颂——明破乐执方便品》云：

世人皆求乐，乐者实难得，
故于此众生，众苦如随逐。

譬如说，狂象追逐某人，于是那人拼命逃跑，最后找到一口井，那人便躲进井中，心想现在可以不必害怕了，而实际上，他并未远离危险，因为大象鼻子很长，可以将他从井中捞上来。同样，陷于三界中的众生，也在为痛苦“狂象”所追逐，即使能暂时逃至善趣安乐“井”中躲避，然而实际上并未脱离痛苦的掌握。

当然，中观宗并未否认名言中的痛苦，大乘中观宗的创始人龙猛菩萨在《亲友书》中就宣说了六道的痛苦。比如地狱寒热的痛苦、饿鬼饥渴的痛苦、旁生被役使的痛苦、天人堕落的痛苦、阿修罗战争的痛苦、人类生老病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不欲临等等身心的痛苦。

《中观四百颂——明破乐执方便品》云：

苦因缘众多，众病及外事，
不见于人类，有尔许乐因。

那龙猛菩萨承不承认痛苦有自性呢？不承认，本品就以理证抉择了痛苦的空性。痛苦本是空性，只不过众生对痛苦产生了强烈的执著，《般若经》云：“苦以苦而空。”

（破人我之能依——观苦品）分二：一、以理证广说；二、以教证总结。

一、（以理证广说）分二：一、破四边苦；二、以此理类推他法。

一、（破四边苦）分二：一、说对方之宗；二、驳斥彼宗。

一、（说对方之宗）：

自作及他作，共作无因作。

痛苦的产生方式有四种：自作、他作、共作、无因作。

未入宗派的世间人虽然执著痛苦，但对痛苦的由来并没有确定的认识。而在执著痛苦实有的宗派中，具代表性的见解有四种：自作、他作、共作、无因作。此处的“作”与“生”意义基本相同。关于自作，数论外道认为痛苦是由自性产生的。关于他作，声闻十八部及胜论外道认为痛苦与因缘为他性，即依各种因缘产生了痛苦。关于共作，裸体外道认为：一方面痛苦与自身五蕴无别，依五蕴而生，所以是自作；另一方面，痛苦要依其他因缘的聚合，所以他作，自作他作都有，所以是共作。认为痛苦无因作是顺世外道的观点。

顺世外道分为两种。一种认为因果规律完全不成立，万事万物中都没有因果，一切是无因自然而有。比如荆棘树的锐刺，太阳东升而西落，水往下流……这一切是自然而生，并没有因果。

如云：

日升河水向下流，豌豆圆形刺尖长，

孔雀翎艳等诸法，谁亦未作自性成。

还有一种认为，种子生苗芽、农民春种秋收等现量能见到的可以承许为因果；而前生后世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无法现量见到的并不是因果关系。这与现在世人所受的教育一样，其目光非常短浅。

二、（驳斥彼宗）分二：一、略说；二、广说。

一、（略说）：

如是说诸苦，于果则不然。

如是宣说诸苦之果由自作等因而生则不合理。

以上四种宗派分别以自作、他作、共作、无因作为痛苦之因，但这些观点都不合理。那痛苦是如何产生的呢？中观宗认为，名言中痛苦依因缘而生，胜义中痛苦是空性的。

《佛说大乘稻秆经》云：

“彼名色芽亦非自作，亦非他作，非自他俱作，非自在化，亦非时变，非自性生，非假作者，亦非无因而生。”

《中论——观因缘品》云：

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

不共不无因，是故知无生。

二、（广说）分三：一、破自他各自之所作；二、破自他共作；三、破无因作。

一、（破自他各自之所作）分三：一、破观待蕴而作；二、破观待人我而作；三、自作不成立他作更不成立。

一、（破观待蕴而作）分二：一、破自作；二、破他作。

一、（破自作）：

苦若自作者，则不从缘生。

因有此阴故，而有彼阴生。

痛苦五蕴若由自身造作则不从缘生，但不从缘生不合理，因为有了此灭分五蕴，才有彼生分五蕴的产生。

五蕴的本性是痛苦，所以此处的痛苦即是五蕴。数论外道认为诸法自生，痛苦五蕴也由自身造作。破曰：如果说现世的五蕴从自己而生，则否定了因缘生法的道理，实际上现世的五蕴应该从前世的五蕴而生。

依前世五蕴而有今世五蕴，此理为内道及某些贤善外道所共许。不仅如此，一般世间人若能善加观察也能通达此理。比如识蕴，世间有很多回忆前世的实例，它们并非虚构，完全是现量可见的事实，这足以说明：以前世的心识为因，善恶业为缘，在未出现对治智慧的前提下，今世的心识相续不断。再看行蕴，其中有许多善的心所，虽然成年人的善心可以归结于从小的培养与熏习，但小孩的善良禀赋又来自哪里呢？只能是前世行持善法的习气延续到了今生，所以从小便体现出同行等流。想蕴、受蕴也是如此。那色蕴如何体现这种缘起呢？比如，某些人出生时身上就带有伤疤，这个伤疤其实就来自于前世身体的伤疤，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？

《中观四百颂大疏》中月称菩萨举譬喻说，一间茅草房顶上有一只灰白色的鸽子，茅草房中如果放上一碗酸奶，鸽子的足印即会在酸奶中显现。虽然鸽子并没有到房中踩酸奶，然而因缘聚合时，这种事件仍会显现。这就是奇妙的缘起。

同样，因缘具足后，能现往世肉身痕迹，宿世我的忆念等也是如此，唯是因缘假合而有，并非今世我与宿世我有直接一体的关系。诸法皆是从空性之中依缘而起的幻现，种种因果现象虽然存在，但是并不能依此等宿生念之类的现象，推断出有常我等有自性的法存在。

《因缘心论》云：

诸趣唯因果，此中无众生，
唯从于空法，还生于空法。

佛陀说过，前世与今生之间并非无有间隔，但只要具足前世五蕴的缘，今生的五蕴就会无欺显现。全知麦彭仁波切在《中观庄严论释》中说：种子与苗芽虽未接触，但种子无间就能产生苗芽；同样，业因与果报虽未接触但业也能生果。但有人认为：种子生芽是合理的，因为种芽之间时间极短；而善恶业因生苦乐果报不合理，因为因果之间相隔太久。千万不要这样认为！这极其合理。为什么呢？一方面因果都无自性，另一方面因缘具足时果一定会显现，这就是性空缘起的道理。前世五蕴出生今世五蕴也是在这一缘起规律上安立的。既然如此，说五蕴自作五蕴而不观待因缘则不合理。

《入中论——菩提心现前地品》云：

如影像等法本空，观待缘合非不有，
于彼本空影像等，亦起具彼行相识。
如是一切法虽空，从空性中亦得生，
二谛俱无自性故，彼等非断亦非常。
由业非以自性灭，故无赖耶亦能生，
有业虽灭经久时，当知犹能生自果。
如见梦中所缘境，愚夫觉后犹生贪，
如是业灭无自性，从彼亦能有果生。

也许有人会想，前世五蕴与后世五蕴是否是一体呢？当然不是。《释量论》第二品说：众生这一世的五蕴是下一世五蕴的因，但前后的五蕴并非一体。

二、（破他作）：

若谓此五阴，异彼五阴者，

如是则应言，从他而作苦。

如果此五蕴异于彼五蕴，则可以说此五蕴从他而作。

上一偈中，我们成立依前世五蕴而有现世五蕴，并以此遮破自作，本颂却要遮破现世五蕴依他作。从表面看，似乎中观宗的观点前后相违，但实际并不相违。因为中观宗建立的是缘起法，前后世五蕴都不成立自性；但此处对方的观点中，认为前后世五蕴为实质性他体，这是我们的所破。

小乘宗认为，现世五蕴依他性的前世五蕴而生。但这种观点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现世五蕴与前世五蕴无法同时成立，而他性必须观待同时成立的两个事物。比如两个人，二人同时存在才可成立他性；一人在一人不在则不成立他性。不在的人与虚空无别，在的人与虚空如何成为他体呢？显然不合理。同样，前世五蕴与今世五蕴并不是真实他体，因为前世五蕴存在时今世五蕴的一个微尘都未生，那它如何与前世五蕴成为他体呢？若能成为他体，那柱子与石女儿也应成为他体。反过来讲，现世五蕴存在时前世五蕴已全部灭尽，如果二者是他体，那虚空与柱子、石女儿与瓶子也都成了他体。所以中观宗认为前后世的五蕴不成立他性。既然前后世五蕴不成他体，也就不能成立他作。

每一颂都有关键性的推理和破法，掌握了这一关键，不仅很容易破斥对方观点，自己理解起来也不费劲。

二、（破观待人我而作）分二：一、自作不成立；二、他作不成立。

一、（自作不成立）：

若人自作苦，离苦何有人？

而谓于彼人，而能自作苦。

有说人我造作了五蕴痛苦，但离开五蕴何处有人我呢？若有单独人我，则可以说是人我自己造作了痛苦五蕴，但哪里有呢？

具有一定正见的人往往会这样观察痛苦的来源：有了我，痛苦自然而然产生了。他们在感受痛苦时也会这样讲：“我现在很苦，肯定前世自己作了什么恶业！”这种认识虽有合理之处，但从实相而言，认为是人我自己造作了痛苦就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如果离开了痛苦五蕴以外有一个人我，则可说是人我造作了痛苦的五蕴，但离开了痛苦的五蕴外哪有人我呢？没有人我又怎么能说是人我造作了痛苦的五蕴呢？这显然不合理。人们执著的人我都是建立在五蕴上的，离开了五蕴根本没有人我。

《入中论——菩提心现前地品》云：

是故离蕴无异我，离蕴无我可取故。

《中论——观邪见品》云：

若离身有我，是事则不然。

无受而有我，而实不可得。

既然没有离蕴的人我，说人我造作痛苦就不合理。如果人我不离开五蕴又能造作五蕴，则有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的过失。

